

中國全史大系 第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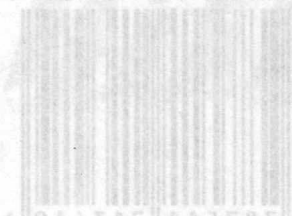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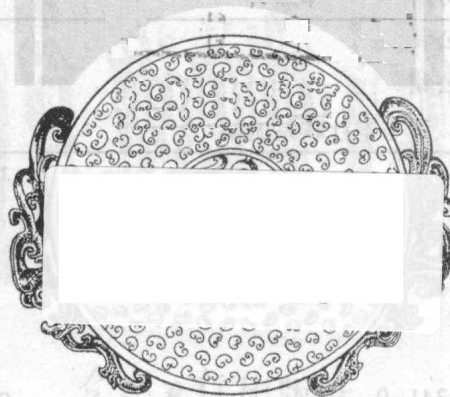
中國逸史

光緒日報出版社



中国全史

第四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 / 何兹章主编.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7

(中国全史; 精编版)

ISBN 978-7-211-13411-0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国通史—精编版

IV. ①K20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111号

中国全史(精编版) / 中国通史

著: 何兹章

出版人: 宋庆

责任编辑: 曹楠

责任校对: 胡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南滨河路) 141号

电话: 010-67078242 (总编) 010-67078232 (发行)

传真: 010-67078232, 67078233

网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p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信律师事务所

印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缺页、错页、倒页、漏页等, 均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1250千字

印张: 112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1-13411-0

定价: 1280.00元(全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逸史 / 何亚辉编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7

(中国全史 : 精华版)

ISBN 978-7-5112-1341-9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国历史: 杂史—通俗

读物 IV. ①K20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1910号

中国全史(精华版)·中国逸史

著 者: 何亚辉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武 宁

责任编辑: 曹 杨

封面设计: 于 力

责任校对: 胡 兰

责任印制: 曹 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5(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550千字

印 张: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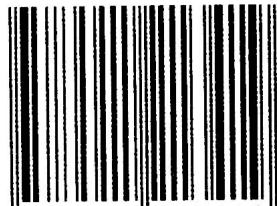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341-9

总 定 价: 1280.00元(全四卷)

ISBN 978-7-5112-1341-9



9 787511 213419 >

中国全史大系

中国逸史

中国全史大系

中国全史大系

第一回	投龙种天意兴刘	2
第二回	斩蛇身先机兆汉	7
第三回	炼剑水蛟潭擒迟婚	12
第四回	匡胤伤娥灼甘盟志	17
第五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22
第六回	送暖寒解寒通食客	27
第七回	意欲推花慧姬逃世外	32
第八回	势如破竹真主人关中	37
第九回	粉黛花馨华筵迷艳	42
第十回	香温玉软御榻感才妃	47
第十一回	约法三章愚民入盟	52
第十二回	挟群一席上将开颜	57
第十三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62
第十四回	戮龙窟项羽焚宫	67
第十五回	白水盟心虞姬自刎	72
第十六回	乌江绝命霸王云亡	77
第十七回	即帝位侮辱人臣	82
第十八回	分王封侯培子羞	87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解语花公昧怕羞	人大知礼面耳青嫩	回 四十
第三十五回	学坏样羞羞余挑	及等笑广脉试大持	回 五十
第三十六回	作良媒情殷报李	并舞对窗言泪牙	回 六十
第三十七回	南太主爱情推心腹	愚受刀雨雨雨雨	回 七十
第三十八回	董超人私惠决骨痛	薛尊南款册田田	回 八十
第三十九回	解戎党弹琴挑整女	田令武取演演	回 九十
第四十回	可怜虫献赋感昏君	实景尉制幸人	回 一百
第四十一回	假含羞献蟠头贴地	通鼎示殊雅	回 一百一十
第四十二回	直教人断肠	家习平良舍南	回 一百二十

第一编 秦汉逸史

秦汉风月传奇

第一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2
第二回	炼剑术蛟珮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7
第三回	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 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	12
第四回	意欲摧花慧姬逃世外 势如破竹真主入关中	17
第五回	粉腻花馨华筵迷艳魅 香温玉软御榻惑才妃	22
第六回	约法三章愚民入彀 谀辞一席上将开颜	27
第七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毁龙窟项羽焚宫	32
第八回	私烧栈道计听言从 暗渡陈仓出奇制胜	37
第九回	乱人伦陈平盗嫂 遵父命戚女为姬	42
第十回	同命鸳鸯营中充质品 销魂蝴蝶帐下擅专房	47
第十一回	逆子乞分羹思尝父肉 奸夫劳赐爵酬伴妻身	52
第十二回	白水盟心虞姬自刎 乌江绝命项氏云亡	57
第十三回	即帝位侮辱人臣 分王封栽培子弟	62



中国通史

中国全史大系

第十四回	隔墙有耳面斥戚夫人 窃枕无声魂飞安彩女	67
第十五回	长乐宫诸侯观礼 匈奴国阏氏受愚	71
第十六回	记旧恨戏诘尊翁 蒙奇冤难为令坦	76
第十七回	口吃人争储惊异宠 心狠妇戮将示雌威	81
第十八回	讨淮南舍身平反寇 回沛下纪德筑高台	86
第十九回	无可奈何撩愁借楚舞 似曾相识被诱说胡廷	91
第二十回	挟微嫌家臣害主 嘱后事高祖升遐	96
第二十一回	老尼姑瓶中摄酒 少皇子被内遭鸩	101
第二十二回	塞外递情书戏调荡后 狱中忆旧事求救良朋	106
第二十三回	夫妻易位少年弄玄虚 甥舅联婚嗣君消艳福	111
第二十四回	酒壮胭脂胆秘洞寻狐 香迷翡翠心重帷匿兔	116
第二十五回	一人得志鸡犬皆仙 两妇进谗豺狼当道	121
第二十六回	室有贤媛刘章笃伉俪 途逢苍狗吕雉竟呜呼	126
第二十七回	满面羞惭裸受桃花板 存心仁厚恩加柳叶刀	131
第二十八回	立东宫骨肉又相逢 服南越蛮夷咸入贡	136
第二十九回	半夜深更洪姬引鬼 回心转意慎氏知人	141
第三十回	遇椎毕命数本难逃 谋叛戕生咎由自取	146
第三十一回	掷棋盘太子行凶 退奏折相公呕血	151
第三十二回	铜山不富饿死黄头郎 翠戒为媒强奸赤足妇	156
第三十三回	万劫仙姑宥赦左道 再醮民妇正位中宫	161

第三十四回	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解语花芸姝怕着裤	166
第三十五回	学坏样意羡余桃 作良媒情殷报李	171
第三十六回	窦太主爱情推心腹 董庖人私惠浹骨髓	176
第三十七回	翻戏党弹琴挑嫠女 可怜虫献赋感昏君	181
第三十八回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186
第三十九回	朱买臣讹传泼水 东方朔力辟偷桃	191
第四十回	大将军性似迂儒 小太后形同木偶	196
第四十一回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宫庭易监狱活不耐烦	201
第四十二回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 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206
第四十三回	掀风作浪黑瞞不多时 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211
第四十四回	阮良娣心如蛇蝎 冯婕妤身挡人熊	216
第四十五回	去汉邦凄凉出塞 从胡俗苟且偷生	221

第二编 隋唐逸史

隋炀帝逸史 228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228
第二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杨素	234
第三回	正储位谋夺太子 探寝宫调戏宣华	240
第四回	不发丧杨素弄权 窃正位阿摩登极	246
第五回	黄金盒赐同心 辞宫重召入韩	252



中国通史

中国全史大系

第 六 回	逞富强西域开市 擅兵戈蓟北赋诗	258
第 七 回	文皇死报奸雄 炀帝大穷土木	264
第 八 回	炀帝读史修城 庆儿拯君魔梦	270
第 九 回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失佳人许廷辅被收	276
第 十 回	明 霞 观 李 北 海 射 鱼	283
第 十一 回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 隋炀帝观图思旧游	289
第 十二 回	耿纯臣奏天子气 萧怀静献开河谋	295
第 十三 回	美女宫中春试马 奸人林内夜逢魑	301
第 十四 回	陶榔儿盗小儿 段中门阻谏奏	306
第 十五 回	司马施铜刑惧佞 偃王赐国宝愚奸	311
第 十六 回	种杨柳世基进谋 画长黛绛仙得宠	318
第 十七 回	木 鹅 开 河 金 刀 斩 佞	324
第 十八 回	幸迷楼何稠献车 卖荔枝二仙警帝	329
第 十九 回	方士进丹药 宫女竞冰盘	335
第 二十 回	赐光绫萧后生妒 不荐寝罗罗被嘲	340
第二十一回	来梦儿车态怡君 裴玄真宫人私侍	347
第二十二回	下西河世民用计 赐双果绛仙献诗	354
第二十三回	水 饰 娱 情 鉴 形 失 语	360
第二十四回	观天象袁克进言 陈治乱王义死节	367
第二十五回	弑寝宫炀帝死 烧迷楼繁华终	373

第三编 明清逸史



清宫逸史

380

- 第一回 文皇后私畜奸情 皇太极怒极驾崩 380
- 第二回 悲离董小宛入宫 丧美人顺治出家 396
- 第三回 陷情网康熙乱伦 宠卫妃雍正降生 404
- 第四回 穷私欲雍正病 入帘帏亲王销魂 407
- 第五回 风流天子气煞两后 乾隆皇帝独宠香妃 411
- 第六回 昏灯哀语慈后逝世 香钩情眼荡子销魂 420

目 录

中国逸史

【中国逸史】

第一编

秦汉逸史



秦汉风月传奇

涂哲身 著

第一回

授龙种天意兴刘
斩蛇身先机兆汉

史笔惟将国贼诛，宫中事迹半含糊。
虽然为恶兆鸡唱，因噎真成废食乎。
男女平权已一途，坤仪纠正属吾徒。
闲来戏弄疏狂笔，写出汉宫人物图。

这两首诗便是不佞作这部《汉宫》的宗旨。史家只载军国政治，对于宫帙事迹无暇详记，一概从略。这书既用《汉宫》标题，只写宫帙事迹。对于军国政治，无暇兼述，也就一概从略。虽说是仅供文人消遣，无关正经的小说，犹恐以辞害意，误了一知半解的青年。所以立意宜正，考据宜详，不敢向壁虚造，致蹈“齐东野语”之嫌。读者诸子，都是词坛健将、学馆名流，翻阅这书便知人生处世。无论是甚么元凶巨恶，也只能遮瞒于一时，莫能逃过于后世。即如本书的那位王莽而论，当时何尝不谦恭下士，世人一时为其所蒙，几以伊周目之。不久假面揭破，虚伪毕露，依然白费心机。古之人“盖棺论定”那句说话，确有至理！至于历朝宫帙中的事迹，可以流芳千古的，不过十之二三；遗臭万年的，倒有十之七八。从前的人，往往徇于重男轻女的习惯，都存着夫为妻纲的心理。以为一切重大责任，自然要男子负着，未免原谅他们几分。因此酿成他们种种的罪恶，尾大不掉，莫可收拾。他们呢？反认为堂堂正史，都未详细宣布他们的罪状，纵有甚么恶行，必可邀准摘释。哪儿防到数千百年以后，竟有不佞这个多管闲事之人，握着一枝秃笔，一件件的写了出来。他们死而有知，定在那儿娇声浪气地咒骂不佞要拔舌下地狱。但是此例一开，安知数千百年以后，没有第二位像不佞这样的人物，又将现代女界中的行为，宛如拍照一般，尽情描写出来的呢！前车可鉴，知有儆惕，因此一变而为淑眷贤媛，留名万世。照不佞揣度，未必无人。这样一来，才不负不佞做此书的一番苦心。话既表明，现在先从那位汉高祖刘邦诞生之初，汉未成汉，宫未成宫，他的一座草野家庭之中叙起。

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想做他世世代代的皇帝，岂知那时江南沛县丰乡阳里村的地方，早已应运而生，无端地出了一位真命天子。

这位天子，自然就是刘邦。他的父亲，名叫执嘉。母亲王氏，名叫含始。执嘉生性长厚，里人就尊称他一声太公。又看太公面上，也称王氏一声刘媪。他因不肯辜负太公白养活着他，巴巴结结地就替太公养下两个孩子。长男名伯，次男名仲。养下之后，还不敢认为已尽责任，每日的仍去田间工作。



有一天，他带领两子来到田间。那时正是隆冬天气，因已三月未雨，田里所种的菜蔬，必须灌溉。他因两子年稚，只得亲劳玉手。一连挑了几桶沟水，便觉身子有些疲乏，一面命两子且去放牛，自己先行回家休息。路经一处大泽，水声淙淙，水色溶溶，一见之下，懒神顿时降临，更觉满身发酸，寸步难行起来。乡村妇女原没甚么规矩，他就在堤边一株大树底下，坐着打个盹儿，一时入梦。正在之间，陡见从空降下一位金甲神，满面春风地向他言道：“本神因你们刘氏世代积德，又与你三生石上有缘，颇想授你一个龙种。”言罢，似有亲爱之意。刘媪见这位神，出言费解，举止无度，自然吓得手足无措。正想逃跑的当口，不料那位神，早已摇身一变，已经化为一条既长且粗的赤龙。同时又听得一个青天霹雳，立时云雨交作起来。可笑刘媪，就在这场云雨之中，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

此时太公在家，见他两子一同牵牛回来，未见乃母偕至，忙问：“你们的娘呢？”两子答称：“母亲先已独自回来。”太公听了，不甚放心，拔脚就走，沿路迎了上去。走近堤边，早见他的妻子一个人斜倚树根，紧闭双眼，却在那儿酣眠。急走近他妻子的身旁，将他唤醒转来道：“你怎的在此地睡着？离家不远，何不到家再睡也不为迟！”只见他妻子先伸了一个懒腰，方始睁开惺忪睡眼，朝他自己身上和地下看了一眼，跟着就现出万分惊疑的脸色问道：“方才大雷大雨，我的衣裳和地上怎么干得这般快法？”太公听了，竟被他引得好笑起来道：“怎么你青天白日的还在讲梦话？今年一冬没有点滴雨水，果有大雷大雨，这是要谢天谢地的了！”刘媪一听并未下过雨，始知自己做了一场怪梦，连称奇怪不止。太公问他何故称奇道怪？刘媪见问，回忆梦境，历历在目，不禁把他的双颊臊得绯红起来道：“这梦真是奇突，此处过路人多，回去对你讲罢。”太公听了，便同刘媪回到家里。

两子一视他娘回来，欢喜得兼纵带跳的，来至他娘面前。一个拉着袖子，一个拖着衣襟，一齐问他娘往何处闲游，为何不带他们同去？刘媪不便将做梦的事情告知两子，只得哄开他们，方将梦中之事悄悄地告知太公。讲完之后，还问太公，这梦主何吉凶？太公听了道：“幻梦无凭，何必根究！我们务农人家，只要上不欠皇粮，下不缺私债，吉也吉不到哪里去，凶也凶不到哪里去。今天的这个怪梦，无非是因你疲倦而起。这几天你可在家休息，田里的生活，让我一个人去做便了。”等得晚饭吃毕，刘媪先把两子照料睡下，又与太公谈起梦事道：“梦中那位金甲神，他说授我龙种，我曾经听见长辈讲过，只要真是龙种，将来就是真命天子。难道我们刘氏门中，真会出个皇帝子孙不成？”说着，他的脸上又露出一种似乐非乐、说不出的神情。太公听了，吓得慌忙去止住他道：“快莫乱说，此话若被外人听去，就有灭族之祸。我和你两个，只望平平安安的，把两子管教成人，娶媳抱孙，已是天大的福气。”

刘媪听了，虽然不敢再提梦事。早是就在那天晚上，所谓的龙种，真个怀在他的腹中去了。次年果然养下一个男胎，却与头两胎大不相同。此子一下地来，声音宏亮，已像三五岁的啼声；又生得长颈高鼻，左股有七十二粒黑痣。太公偶然记起龙种之语，知是英物，取名为邦。他这个命名的意义，有无别的奢望且不管他。单讲他又因这个儿子，排行最小，就以季字为号。不过刘媪对于此子，更比伯仲二子，还要加怜爱。或者他的梦中尚有甚么真凭实据，不肯告人，也未可知。好在他未宣布，不佞反可省些笔墨。刘家既是世代业农，承前启后，无非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些事情。伯仲二人随父种作倒也安逸。独有这位刘邦年渐长大，不事耕稼，专爱斗鸡斗狗，狂嫖滥财，



以及代人打抱不平事。太公屡戒勿悛，只好听之。后来伯仲两个娶了妻子。伯妻素性慳吝，只见他这位三叔，身長七尺八寸，食量如牛，每餐斗米瓮酒，尚难果腹，如此坐耗家产，渐有烦言。太公刘媪既有所闻，索性分析产业，命伯仲二人挈眷异居。邦尚未娶，仍随两老度日。

光吁易过，刘邦已是弱冠年华，他却不改旧性，终日游荡。自己一个人已经花费很大，还要呼朋引类，以小孟尝自居。他娘虽是尽力供给，无奈私蓄有限，贴个精光。太公起初念他是个龙种，未免势利一点，另眼看待也是有之。后来见他年长无成，并没巴望，自然只得大生厌恶起来的了。

有一天，刘邦被他父亲训斥几句，不愿回家，便到他两个老兄家中栖身。长嫂虽然瞧他不起，因为丈夫相待小叔甚厚，未便过于叽咕。谁知没有几时，长兄一病归天，这位长嫂，更恨他入门不利，忙去说动二婶，联盟驱逐小叔。刘邦见没靠山，方始发出傲气，一怒而去，不得已又钻到近邻两家酒肆之中，强作逆旅。这两家酒肆的主人，都是寡妇，一名王媪，一叫武负，二妇虽属女流，倒还慷慨。一则因刘邦是他们毗邻少年，要看太公的面上；二则因他在此居住，他的朋友前来和他赌博，多添酒客，比较平时反而热闹。以此之故，每日除供给酒饭外，还送些零钱给他去用。他本是一个随处为家的人物，有了这般的一个极妙地方，自然不肯莺迁的了。

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又来寻他赌博。听说他喝得烂醉，蒙被而卧，将被一揭，并无刘邦其人，只见一条金龙，似乎睡熟在那儿，吓得倒退几步，再将床上仔细一看，那条金龙忽又不见，仍是刘邦一个人，鼻息鼾鼾然地躺在床上。这位朋友，此时已知刘邦大有来头，哪里还敢去惊动他老人家，赶忙退了出去，把这事告知大众。就由这位朋友为首，私下凑集一笔银子，替刘邦运动了一个泗水亭长的职务。刘邦知道此事是大众抬举他的，谢过众人，便去上任。

古代亭长之职，比较现在的地保，大得有限。不过那时刘邦寄食酒肆，究属不雅，一旦有了此职真比得了甚么还要高兴。每天办几件里人小小的讼案，大的公事自然详报县里。因便认得几个吃衙门饭的人员：一个是沛县功曹萧何，一个是捕役樊哙，一个是书吏曹参，一个是刽子手夏侯婴，其余的无名小卒也不细述。不过这四个人与刘邦年龄相若，性情相同，不久即成肺腑之交。每过酒上，必与刘邦开怀痛饮，脱略形迹。

有一次，刘邦奉了县委，西赴咸阳公干。一班莫逆朋友，因他出差，各送赆仪，都是当百钱三枚。惟有萧何，独馈五枚。刘邦暗喜，他说数虽不多，足征交情有别，因此更与萧何知己。及入咸阳办毕公事，一个人来至宫外闲逛。是时始皇尚未逝世，这天正带了无数的后宫嫔妃，在御园之中，九霄楼上，饮酒取乐。一时宫乐奏起，乐声飘飘的随风吹到刘邦的耳内。他忙跟着乐声抬头一望，方知这派乐声就从此楼而出，心知必是始皇在此取乐。同时又见那座御楼高耸云际，内中粉白黛绿的塞满了一楼，他见了万分妒羡。因思大丈夫原当如是，当下胡思乱想了一会，只得意兴盎然地回县销差，仍去做他的泗水亭长。这般的一混又是好几年了。他因手头已经不似往日的窘迫，只是尚无妻室，皇帝倒没有想得到手，孤家寡人的味儿却已受得难熬。于是四处地物色女子，东一个、西一个的，被他也勾搭了不少。这天正是中秋佳节，他便在一个姓曹的女子房中喝酒，忽见萧何连夜来访，相见之下，一面添座同饮，一面问他有无公事。萧何道：“前几天，单父县里来了一吕公，单名一个父字，号叔平，与我们县尊有

旧，据说避仇来县，带了妻房子女一大群人物，要托县尊随时照应。县尊顾全交谊，令在城中居住，凡为县吏，都该出资往贺。”

刘邦听毕，初则若有所思，继而又点首微笑。萧何不知其意，复问他道：“我是好意通知，你去不去也该复我一声！”刘邦方连连答道：“去去去！他既有宝眷同来，我要瞻仰瞻仰，如何可以不去？”萧何听了，也不在意，吃了几杯，辞别而去。

次日刘邦践约到县，访得吕公寓所，昂然径入，其时他的一班熟友，全在厅上帮同吕家收受贺礼。见他到来，便戏弄他道：“同人公议，贺礼不满千钱者，须坐廊下。”刘邦听了，并不答话，就取出名刺，写上贺仪万钱四字因即递进。吕公见他贺仪独丰，惊喜出迎，延之上坐，寒暄几句，又将他端详了好一会，摆出酒筵，竟请他坐了第一位。酒过三巡，众人各呈贺礼，他此时身无分文，依然面不改色地大嚼特嚼，喝得醺醺大醉，方对吕公言道：“万钱不便随身携带，明日当飭仆送上。”吕公笑谢。席罢客散，吕公独邀他至内室，对他笑道：“老夫略知相术，见君是位大贵之相，将来自知。长女雉，小字娥姁，生时有异兆，愿奉箕帚，幸勿推却！”刘邦听了，乐得心花怒放，慌忙行过子婿之礼，吕公含笑扶起。送走之后，笑对吕媪说：“我们女儿，得配刘郎，真好福命也！”吕媪自然大喜。

没有几时，已是花烛之期。交拜天地，送入洞房。刘邦见吕雉，千般娇艳，万种风骚，非常合他胃口。太公刘媪见了新人，不过平平而已。过了两年，吕雉生下一女，便是将来的鲁元公主。又过数年，复育一子，就是将来的惠帝盈。刘邦生性好色，在未娶吕雉以前，已与曹姓女子，生下一子；娶了吕雉之后，始将曹女列为外室。此事不瞒朋辈，仅瞒吕雉一人罢了。刘邦此时虽已成家有子，不过福运未至，一时无法发迹。闲居没事，便自制了一顶竹皮冠，高七寸、广三寸，上平如板，式样奇异，自称为刘氏冠。后来得了天下，垂为定制，必爵登公乘，方准戴得此冠，后人称为“鹄尾冠”。有人说刘邦早有帝志，此冠便是证据，此言不为无因。

这年秦廷颁诏，令各郡县遣派犯人西至骊山，帮筑始皇陵墓。沛县各犯，便命刘邦押解。谁知他沿途因酒误事，所有犯人，逃脱大半。刘邦一想，既已闯祸，索性统统放走，完全做个好人。等得放走各犯之后，他当时就想逃至深山避祸。后来一想，我的父母可以丢了不顾，我的妻妾，哪好不管。他们二人，一般的花容月貌，我妻的性情，尤其不甘独宿。我刘邦事事肯为，惟乌龟头衔，不愿承受。我何不连夜回至家中，将我妻妾挈同而逃。他想罢，即向阳里村而来。及至行近那条大泽，忽听得前面哗声大作，又见有十几个村人奔逃而至。刘邦问他们何故如此，那班人答道：“泽边有一条大白蛇伤人，你也不可前去！”刘邦此时酒尚未醒，胆子不免大了起来，越过乡人，几个箭步奔至泽边。果见一条数丈长的白蛇，横架泽中，俨如一座桥梁。他此便冒了一个大险，只想侥幸，拔出佩剑，窜至那蛇身旁，拦腰一剑，幸将蛇身刳作两截，他方呵呵大笑。不料酒气上涌，一交跌倒在地，竟会睡熟。

及听有人唤他，醒来一看，认得是位同村人氏。那人道：“刘亭长，你的胆子真大，你放走犯人，一个人还敢回来，县官已把你的尊夫人捉去，现出赏格派人捉你呢！”刘邦一听他的妻子已经被捉，此时自己要保生命，话也不答，拔脚便想逃走。那人一把将他拖住，刘邦更加着急道：“你将我捉住，难道想领那个赏格不成！”那人摇首道：“我何至于如此不义，你莫吓，此刻深夜无人，我和你谈谈再走未迟。”刘邦没法，只得与他席地谈天。那人道：“泽边一条大蛇，不知被何人所斩，已是奇事。我方才走过那儿，

又见一位老姬，抱蛇大哭。问他何故，他说他是那蛇之母，那蛇又是甚么白帝子，被一位甚么赤帝子所斩。我还想问他，忽然失其所在，你道此事奇也不奇？”刘邦听了，心里甚是暗喜，嘴上却不与他明言。谈了一刻，天已微明。刘邦别了那人，便向原路而去。一壁走，一壁暗忖道：我是龙种，我娘曾和我提过，我那位赌友，他又见我床上有过金龙，此姬所言，虽觉荒诞，既会忽尔不见，必非无因。县里既是出了赏格拿我，我且逃出这个龙潭虎穴。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慢慢地招集天下英雄做番大举，有何不可。想毕，一看已经离乡甚远，他就一个人来到芒砀二山之间。正想觅个安身之处，不防身后一阵腥风，跳出一只猛虎。说明迟，那时快，他的身子已被那虎衔住。正是：

醉中幸把蛇身斩，醒后翻从虎口投。

不知刘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中国通史

中国全史大系

第二回

炼剑术姣娥请迟婚
医刑伤娥姁甘堕志

却说刘邦一被那只猛虎衔住身体，这一吓，还当了得！他虽然明知山中没有人迹，但是要想活命，自然只好破口大喊救命。

谁知真命天子，果有百神护卫。忽然半空之中，横的飞下一个垂髫女子，奔至虎前，用手急向虎头之上拍了一下道：“你这逆畜，一眼不见你就出来闯祸，还不速将贵人放下！”那虎听了，仿佛懂得人事的模样，就轻轻地将刘邦身体由口内吐了出来，径自上山去了。

此时刘邦的苦胆几乎吓破，早已昏昏沉沉地晕在地下。后经那个女子将他救醒，他忙一面坐了起来，一面便向那个女子口称恩人，倒身便拜，又说：“恩人怎有这般武艺？真个令人钦佩！”只见那个女子，一壁将他扶起，一壁嫣然微笑着对他说道：“将军既具大志，我以为必有非常气概，谁料也与常人无甚区别，未免使人失望。”刘邦听了不解道：“小姑娘所说之话，究是指的甚么而言？”那个女子又含笑道：“大丈夫膝下有黄金，异常名贵，今将军见人乱拜，似失身份！”刘邦听了，方始明白他的意思。此时且不管话，先把自己衣服上的灰尘拍去之后，方对那个女子辩说道：“大丈夫自应恩怨分明，我刘邦受了小姑娘救命之恩，怎好庞然自大，不向小姑娘拜谢？”那个女子听了道：“这未譬如现在的秦帝，他偶然出宫行猎，一时不慎，被虎所衔，当时由他的卫士，也将他从虎口之中夺了下来，难道秦帝也要向那个卫士下跪，谢他救命之恩不成？”刘邦听了道：“这是不必的，赐金封爵已足补报的了。”那个女子道：“既然如此，将军的大志，无非想做秦帝第二罢了。目下虽是避难此山，尚未发迹。但是一个人的骨子，总在那儿的。”

刘邦这人，本是一位尖刻之徒，平时与人交涉，不同有理无理，一定争得自己不错。此时的向人谢恩，毫无错处，反被一个小女子，驳了又驳，真从哪里说起。只思他是救命恩人，何必与他多辩，便笑着认错。那个女子，方始不提此事。

刘邦又问那个女子道：“小姑娘的满身武艺究是何人传授？小小年龄，何故住在此山，又何以知我具有大志，可能见告否？”那个女子听了，便指着一座最高的山峰道：“寒舍就在那儿，将军且同小女子到了寒舍，自当细细奉告。”

刘邦听了，便跟了他来至最高峰顶，果见那里有数椽茅屋。篱边野菊，墙下寒花，门前一溪流水，屋上半角斜阳，一派幽景，陡觉胸襟为之一爽。刘邦正在那路边走着景致的当口，忽见起先的那只猛虎，偏偏蹲在路旁，只将他吓得闪在那个女子的身边道：“小姑娘，此虎莫非是尊府所养的么？”那个女子微笑答道：“是的。此虎乃是家母



的坐骑。家母今春仙去，我便留它在舍伴个热闹。”说着，恐怕刘邦害怕，不敢走过那虎面前，便对那虎喝道：“逆畜不准无礼，贵客在此！”那虎听了，真有灵性，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踱近刘邦的身边，用鼻子尽是嗅他的衣襟，表示亲昵的样子。刘邦此时因有女子在侧，并不怕惧。一时进了茅门，那个女子一脚就将他导入自己卧室。刘邦一看室内，布衾纱帷，竹椅板棹，甚是雅静。心里以为一个女子，虽有武艺，不必至于孤身居此荒山，且等他说明之后，自然知晓。

那个女子，一壁请刘邦随意坐下，一壁舀了一杯凉水递与了他，方始坐下说道：“小女子原籍冀州，姓袁，小字姣娜。先君子在日，曾任御史大夫之职。只因秦帝无道，屡谏不纳，后见他喜污大臣的妻女，已属气愤难平。岂知有一日，秦帝大宴群臣，兼及命妇，是日先君子携了家母上殿，男席设在偏殿，女席设在后宫。家母自然随着大众入内。先君子正待宴罢之后，趁着秦帝高兴的时候，预备再谏，望他变为一位有道明君长保江山。谁料酒过三巡，秦帝入内更衣，良久不出。先君子尚以为或有各路诸侯的奏报，秦帝必须亲自批札，并不疑虑。及至席散，犹未见秦帝出来。等得归家之后，始见家母业已先回。问明原因，才知家母正在后宫觥觥交错的当口，忽见秦帝携了一位美貌妃子，来至席间，向众位夫人说道：‘朕本怀与民同乐之志，众位夫人今天一齐入宫，也是亘古未有的创举，朕拟各敬一杯！’秦帝此言一出，竟将众位夫人，大吓一跳，累得一个个慌忙离席辞谢，不敢谨领圣恩。秦帝别怀深意，他的敬酒，便想藉此调戏众位夫人，后见众位夫人不敢领情，方命妃子代敬。妃子敬过之后，托故入内而去。那时秦帝宛同穿花蝴蝶一般，东边席上谈谈，西边席上说说。那些夫人，都是他的臣下，个个弄得十分腴腆，促偏不安。但又不敢和他去讲说话，只得俯首正襟危坐。那场酒筵，何尝有点滴入口。过了一会，秦帝偏偏看上家母，笑着走过来对家母说道：‘袁夫人，朕闻你深娴剑术，朕拟劳夫人当朕面前，施展奇术一番，毋却朕命。’家母因是君命，未敢有违。只索脱去外衣，口吐炼就的那柄神剑，飞在空中，上下盘旋，左右翔舞。复将一柄神剑，倏忽化为十柄，由十柄变为百柄、千柄、万柄，后来满宫全是神剑，万道光芒，不可逼视，竟至人与剑合而为一。良久，始将神剑吸回口内，面不改色，发未飞蓬。秦帝见了，万分夸奖。等得席散，忽奉圣旨，着袁夫人暂缓出宫，尚有问话。家母听了，未便违旨，只得等候后命。又过一会，就有一个小内监来将家母引至一座秘宫。那时秦帝已经先在那儿。岂知秦帝真是一个禽兽，杀无可赦，竟来调戏家母，并说：‘如不依从，便有灭族之祸。’说完，将要来解家母衣襟的样儿。那时家母羞云满面，忍无可忍，一想若要伤那秦帝性命，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后世，未免难逃一个杀字。想到此地，便借更衣为名，悄悄地飞身上屋，逃至家中。家母即把此事，告知先君子。先君子，听了恨不得立时奔进宫去，手刃那个无道昏君。还是家母劝住，他说：‘人君譬诸父母，虽有错事，断不可以伤他的性命。好在妾身尚未失身于他，何不挂冠隐避，免得两有不便。’先君子甚以为是，正想收拾行李，连夜离开咸阳的时候，忽接圣旨，命先君子到边郡亲去催粮。先君子既已为内监所见，自然不好不奉君命，一时没法，只得悄悄地令家母俟他走后，速即携同小女子来到此山隐避。先君子一时催粮公毕，不去面君，趁人不防，溜到此间来会我们。不料家母与小女子在此山，一候三月，未见先君子前来，后由家母亲去探听。”

姣娜讲至此地，忽然呜咽起来，“先君子已被那个昏君暗杀了！”刘邦听了忙接口道：“可恶可恨！此仇不可不报！”姣娜听了点首道：“小女子也是此意。后来家母不谈世事，